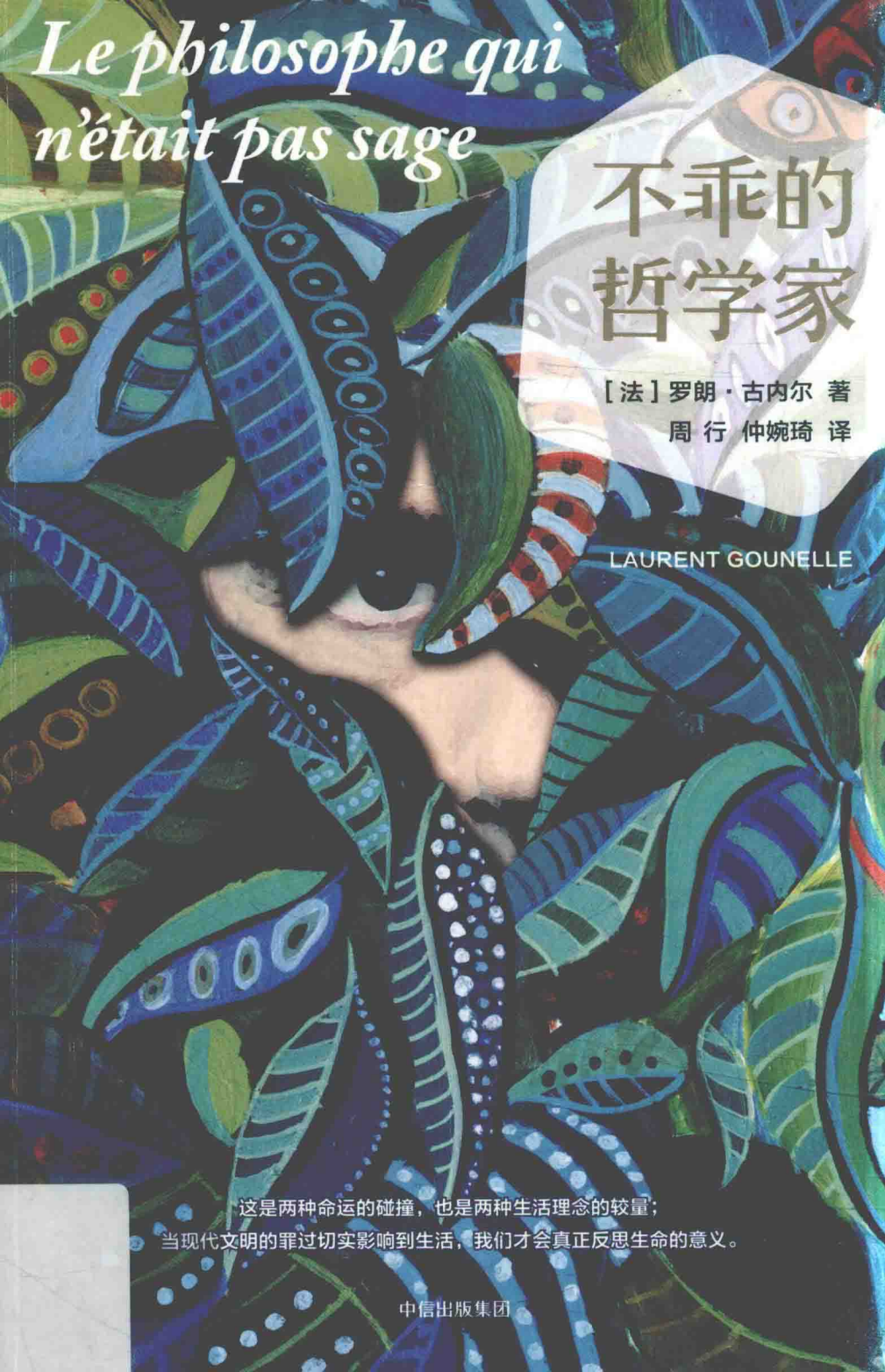




*Le philosophe qui
n'était pas sage*

不乖的 哲学家

【法】罗朗·古内尔 著
周行 仲婉琦 译

LAURENT GOUNELLE

这是两种命运的碰撞，也是两种生活理念的较量；
当现代文明的罪过切实影响到生活，我们才会真正反思生命的意义。

中信出版集团

*Le philosophe qui
n'était pas sage*

不乖的 哲学家

[法] 罗朗·古内尔 著
周行 仲婉琦 译

LAURENT GOUNELL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乖的哲学家 / (法) 罗朗 · 古内尔著 ; 周行 , 仲
婉琦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7.2
ISBN 978-7-5086-7195-6

I . ① 不… II . ① 罗… ② 周… ③ 仲… III . ① 长篇小
说 - 法国 - 现代 IV .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0477 号

Copyright © Editon Kero,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onville & Walsh,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不乖的哲学家

著 者 : [法] 罗朗 · 古内尔

译 者 : 周 行 仲婉琦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186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3-5510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7195-6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的母亲

“把每一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
不要焦躁，不要沉睡，不要装模作样。”

——马可·奥勒留^①

①马可·奥勒留：全名为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拥有恺撒称号（Imperator Caesar）。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161年至180年在位，著有《沉思录》。——译者注

1

走廊那头的门开了，透出一圈淡淡的光。桑德罗走了进来，他一直思来想去，反反复复告诉自己：恢复平常的生活，理智一点，朝前看，可就是做不到。情绪激荡之后并不能冷静，忘记过去不像变戏法那样容易。

即使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他也非走不可。那天晚上，他在曼哈顿的公寓里一时失控，怒气冲冲地抓起书架上的书，往客厅敞开的落地窗外扔出去大半，那些书看起来像是在嘲讽他。

他下定了决心，非走不可。没错，这简直是发疯。他根本没有计划，也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可能会死在那里，但他不能继续这样生活，否则不是发疯就是死掉，也许会发疯而死。

右边第三间屋子是纽约大学校长的办公室，他走进校长助理的办公室里等候着。年轻的女助理尴尬地笑了笑，起身去敲开校长办公室的门，低声说了句什么。接着她让桑德罗进去，并在他身后把门轻轻关上。

“我时间不多，”校长对他微微一笑，说道，“请坐下稍等，我弄

完电脑上的事就听你说。”

宽敞的办公室里光线充足，沉重的金属办公家具似乎深深地陷进了米色的地毯里，像是战车正被流沙吞没。

桑德罗仍旧站着，表情凝重。

“我需要 6 个月的无薪假期。”他开口道。

校长顿时停住了在键盘上飞快敲击的手，脸上的笑不见了。他沉吟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往座椅后背上一靠。

“请假做什么？”

“有点私事。”

校长别过头去。此时桑德罗看到办公桌上有个难看的银质小相框，里面是校长夫妇的合影，他们满脸微笑。一阵心痛的感觉涌上来，桑德罗几乎难以自己。不，不能崩溃。

“桑德罗，我知道你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考验。我明白这对你来说非常痛苦，而且……”

“同情就免了，直接告诉我同意就好。”

“桑德罗……我一直在尽力支持你，相信我……”

“行还是不行？”

校长的目光慢慢顾盼左右。

“你这几个月经常旷工，我睁只眼闭只眼……你六月份的口试整整晚了一天，打乱了教学进度，我也帮你打马虎眼……当我发现你对某同事一句无伤大雅的批评做出了极其不得体的激烈反应，在阶梯教室的课上当着 300 名学生的面痛哭流涕时，我也都息事

宁人……”

“6个月的无薪假，别无他求。”

一声长叹。

“桑德罗，你的遭遇确实很可怕，肯定会有一段时间非常难过和哀恸，但总得重新站起来活下去……”

“话是没错……”

“你得摆脱过去的阴影才能活下去，只有朝前看才能重新获得快乐。”

“我想不出有什么能让我快乐，痛苦的事倒是能找出一大堆。”

“整天胡思乱想就没办法解脱……不了解你的人会以为你喜欢沉溺在痛苦之中。”

“他们确实不了解我。”

“要不……出去走走，见见朋友，做点事，计划计划……”

“正是，我的计划就是休假6个月。”

校长明显有些烦了，一面思考一面望向四周。

“这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一切都得向校董事会交代……”

桑德罗不吭声，面无表情。

校长久久地注视着他，突然有点忧心。

“别告诉我你打算去……那里……”

桑德罗不回答。

“你疯了，完全疯了。”

“非去不可，这是唯一的出路。”

“你振作一点，该死！要不再读读柏拉图、塞内卡^①、阿伦特^②……不需要我跟你讲那些哲学家的道理吧？你比我懂得多，再说……”

“别他妈跟我扯这些！”

“去那里对你有什么好处？触景伤情，很不好……”

“只有做完该做的事，我的心才能得到平静。”

“这么做唯一的结果就是，你会遭受跟你妻子一样的噩运！”

话音刚落，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尴尬。桑德罗用一双泪眼死死盯着校长，故意逼得他局促不安，只得含含糊糊道歉了事。

“给我半年无薪假，这事儿就结了。”

校长深吸一口气，沉默良久，青年教师桑德罗屏住了呼吸。

“我没办法答应，桑德罗。没办法，很抱歉。”

桑德罗意识到自己已是一败涂地，永远也得不到他所迫切需要的帮助。他独自一人在对抗一座大山，人们无法理解他的巨大痛苦，虚情假意地劝他几句，把他丢开置之不理，过一段时间再加倍地骚扰他，就像猫残忍地玩弄掌中的老鼠。他们甚至不能吐出几句像样、中听的话给他一点安慰。

“反正我要走。”

他转身离去。

①塞内卡：古罗马著名悲剧作家，精于修辞学和哲学，主张用内心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编者注

②汉娜·阿伦特（1906—1975）：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哲学家，代表作有《论革命》《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编者注

“千万别这么干！你心里清楚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等着学校给教职的老师可有一大堆啊……”

“正好造福一个。”桑德罗一边走向门口一边说。

“你疯了。”

“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你不知道去那里会碰到什么事。”

“我只知道我在这里备受煎熬。”

“桑德罗，睁大眼睛想想清楚！你在那种地方坚持不了半天。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图书馆、铺着地毯的走廊和带空调的教室……”

“旅行使青年人成长。”桑德罗拉开门，答道。

“如果你相信格言，有句巴西的格言这么说……”

桑德罗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校长故意停了一下，仿佛想让他再多留一会儿，接着一字一顿地说道：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亚马孙丛林。”

2

森林里一片寂静，神灵们默然不语，屏息注视着奄奄一息的老祭司。浓荫蔽日的丛林如同幽暗的大教堂，光线越来越暗。无边的树木连绵不绝，高高的树梢上被日光照得发白的叶片之间偶尔漏下几束亮光，努力在阴影的王国里辟出一条明路。

老祭司躺在藤蔓和青苔铺成的毯子上，那青苔像新生儿的皮肤一般柔软。艾丽扬达跪在师父身边，老祭司握着艾丽扬达的手，静静地等着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艾丽扬达在他身边，仔细地端详着他，心里对这位老人越发崇敬。

她呼吸着潮湿的空气，空气里有着森林的芬芳以及当下一刻的宁静。她并不觉得悲伤，她知道死亡只是一个过渡。历练也好，欢欣也好，她已经学会了愉快地接受上天给她的一切安排。不过她多么希望能够在这位年长的智者身边多学习些时间，继续得到他宝贵的教导。

四周的光线越来越暗，越来越淡。

她还没有准备好接替她师父的工作。她不明白神灵们为什么要把

他带走，上天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她的目光落在周围沉睡的植物身上。

从孩提时代开始她就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小时候，她就会梦到各种预兆，因此吸引了全村人的注意。他们看她的眼光从此变得很不一样，让她觉得有点好玩又有点尴尬。青春期来了，老祭司提出带她进行一次通灵考验。他们严格遵循了一套极为复杂的仪式，经过震耳欲聋的歌唱和反反复复的舞蹈之后，她失去了知觉，魂魄出窍，探游灵魂的深处，在那里，皮囊不再有意义，她超脱自我到达另一重境界，一个超越时间、无限宽广的新境界，时间在那里也变得毫无意义……她感觉自己飘舞在花草之间，每一株植物都传出一种特殊的美妙的音乐。通过这种音乐，植物与她自然交流。她向植物提问，得到回应，而毫无惊诧之感。苏醒过来之后，她认为自己的这次通灵体验是上天给她的信号：她以后要做祭司。

老祭司于是着手培养她，为自己终于有了接班人而极为安心。艾丽扬达则觉得自己得到了支持，笃定地相信自己找到了属于她的命运之路，自己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帮助族人与周遭维持平衡。师父说平衡是一切的根本。维护平衡，必要的时候恢复平衡。

老人的低语打断了她的思绪。

“你一定要记住，绝不能因为你治愈了病人而感到自负，否则你从病患身上祛除的恶疾将会落在你自己的身上。”

艾丽扬达应允了，让师父放心，可她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不为治愈病人而感到自负……可她先得有能力治愈病人啊。师父对她

的培养尚未完成，她有没有能力独自一人学会、完美地掌握难度极高的巫术呢？祭司不仅要医治病人，还要努力解决族人遇到的各种难题，比如天气阴晴，比如猎物不足，比如族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她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可是摸索当中若是出了错，会不会失去族人的信任？人们评判祭司的好坏是看结果，而不是看头衔，况且她并不是族人最初指定的祭司接班人，她的这份使命来自个人的直觉，凭借自己对上天的感应……

“还要记住你的誓言。永远不要说任何人的坏话，批评任何人，或传播任何负面的信息。”

艾丽扬达点了点头。

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同一个问题上：神灵要带走老祭司，到底在向传达什么旨意？这是对她的考验吗？是在试炼她的意志力吗？考验她有没有本事坚持到底、自学成功？还是示意她应该就此罢休，成为祭司不是她注定的使命，而只是她一厢情愿的幻觉？她所以为的直觉也许仅仅是她个人愿望的表现……她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无论这命运是什么，可命中注定的到底是什么呢？

远处突然传来“咔嚓”一声，接着是树叶窸窣窸窣的声音还有猴子的尖叫声，一根树枝断裂了，从树上掉下来。

老人凝视着艾丽扬达，眼里充满善意与同情。她猜老人已看透了心里的疑问。既然师父对她如此信任，她又何必怀疑自己呢？师父一定不会看错人……

她顿感轻松，深吸了一口气，向老人微微一笑。随着时间的流逝，

老人的面庞越发显得慈爱，脸上深深的皱纹衬托出他美好的灵魂，双眸闪闪发亮，只有心中无畏的人眼中才会流露出这样无限的大爱。

艾丽扬达一言不发，只是用眼神表达着对师父的深切感激，感激他为她所做的一切。接着，她紧握着师父的手，开始祈祷，全心投入地陪伴着他。

此刻暮色降临在四周，暗夜围住了神秘的丛林，空气中透出一丝丝沁人心脾的凉意。高大的树木上垂下藤蔓，看起来像是巨大的怪兽，花草继续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老人的眼睛露出一丝笑意，嘴角也绽放出一缕微笑。

一只老鹰振翅飞起，在他们俩头顶盘旋片刻，继而一飞冲上林梢，消失在天空中。

3

“烦死人了！”

罗伯托·科拉古斯大手一挥，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一拍。迟了！手上已经肿起一个包，包上有只被拍死的大蚊子。

桑德罗盘腿坐在独木舟的一个角落里，转过头去，目光落在了混浊发黄的河水上。他们已经行船四个小时，小型发动机的噪声像割草机一般，震得耳朵都快聋了。毒辣的日头晒着，只有拂面而来的风能让他稍稍忘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酷热。

他们一行共五人，两条船。科拉古斯为了照顾雇主，跟桑德罗同坐一条船，由他的副手阿尔方索掌舵，此人嘴里不停嚼着可可叶。另一条船跟在他们后面，船上有两人，还装着器材、汽油、绳索、密封在大罐子里的饮用水和袋装食物，还有满满一包药物，主要是抗生素，可见进入原始森林有多么危险。四人都穿着军装，看得出是从不同地方弄来的。起初，他们那种粗犷的举止给桑德罗带来一种隐约的安全感，毕竟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他需要强壮的助手；而现在，这些人开始令他心生烦躁。

第二艘船的驾驶员马尔科是个深色皮肤的小个子，他驾船从左边超越桑德罗的独木舟，脸上一副胜利者的表情。阿尔方索不甘心，将油门一踩到底，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音，越发令人忍无可忍。

“得！”科拉古斯说，“你们把汽油都烧光，回来的时候咱们就得逆水划桨了！”

其他人一面坏笑一面继续飙船。

阿尔方索说：“大神算过了，油够用。”

叫大神的那人是四人中间最奇怪的一个。科拉古斯特别骄傲地向桑德罗介绍了他，还吹嘘说他是博士，其他两人一听这话就哈哈大笑。大神光头，戴着方形双焦近视眼镜，目光缥缈，对面前的人视而不见。在人群中，他似乎茕茕孑立，尽管身在船上，他的心和思绪却总在天边。他嘴里时不时蹦出几个字，内心的想法突然迸出，吐出支离破碎的句子、前言不搭后语的片段，像是不堪负荷的大脑甩出过剩的思想碎片。

“‘大神’是他的真名吗？”桑德罗将信将疑，偷偷问道。

队长科拉古斯笑了。

“我们叫他大神，因为他把自己当成神。”

独木舟在河中急速前进，有时停下来避让水里漂着的断木。凯门鳄一见到船就沉入混浊的河水里藏了起来。

“停下！吃午饭！”科拉古斯大喊。很明显，他想叫手下的人重新乖乖听话。

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小了，只听见短促的低响，水手们把船停靠

在水草疯长的河岸边。流动的风没有了，桑德罗感觉炎热的空气罩住了他，潮湿而憋闷。一大团蚊子突然冒了出来，像是约好了。桑德罗把衣领竖了起来。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全身上下喷了防蚊剂，然后穿上精心设计的长衣长裤，尽量隔绝外界，避免可能带来的伤害。暴露在外的每一寸皮肤随时都会被各种蚊虫、蜘蛛和寄生虫侵扰。

科拉古斯打开一个大罐子，拿出三明治发给众人。站在船后端的马尔科解开裤子，对着一只浮在水面上睡觉的凯门鳄撒尿。阿尔方索在一旁咯咯直笑。鳄鱼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腾起，半个身子蹿出水面，马尔科吓得往后一倒，鳄鱼大嘴一合，差点咬到这个巴西傻瓜的要害。马尔科向后一摔，把独木舟震得左摇右晃。大家都爆笑起来，唯独桑德罗扭头望向别处，毫无胃口地嚼着三明治，这三明治比十三大道的杂货店卖的还难吃。十三大道……纽约……纽约城现在远得恍如隔世……

“啊啊啊啊……”

桑德罗转过头来。

“啊啊啊啊！”

阿尔方索用袖子擦了擦鼻子，为自己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而顾盼自雄。

“在热带雨林里都能感冒！”马尔科开口说道，“妈呀，你简直了！”

“你能不能帮他想点办法？”科拉古斯问大神，大神一个人待在另一艘船上。

赤脚郎中面无表情地沉默了片刻，连眼皮都没抬，平淡地答道：